

第一回 鍾景期三場飛兔穎

詞曰：

上苑花繁，皇都春早，紛紛覓翠尋芳。畫橋煙柳，鶯與燕爭忙。一望桃紅李白，東風暖、滿目韶光。鞦韆架，佳人笑語，隱隱出雕牆。王孫行樂處，金鞍銀勒，玉墜瑤觴，漸酒酣歌竟、重過橫塘。更有題花品鳥，騷人輩、仔細端相。魂消處，樓頭月上，歸去馬蹄香。

——右調《滿庭芳》

這首詞單道那長安富貴的光景。長安是歷來帝王建都之地，周曰鎬京，漢曰咸陽。到三國六朝時節，東征西伐，把個天下四分五散，長安宮闕俱成灰燼瓦礫。直至隋湯帝無道，四海分崩，萬民嗟怨，生出個真命天子，姓李名淵。他見煬帝這等荒謬，就起了個撥亂救民的念頭。在晉陽地方招兵買馬，一時豪傑俱來歸附。那時有劉武周、蕭銑、薛舉、杜伏威、劉黑闥、王世充、李密、宋老生、宇文文化等各自分踞地方。被李淵次子李世民一一剿平，遂成一統，建都長安，國號大唐。後來世民登基，就是太宗皇帝，建號貞觀。文有房玄齡、杜如晦、魏徵、長孫無忌等；武有秦瓊、李靖、薛仁貴、尉遲敬德等。一班兒文臣武將，濟濟蹌蹌，真正四海昇平，八方安靖。

後來太宗晏駕，高宗登基，立了個宮人武氏為后。那武后才貌雙全，高宗極其寵愛。誰想她陰謀不軌，把那頂冠束帶、撐天立地男子漢的勾當，竟要雙攬到身上擔任起來了。雖然久蓄異志，終究各公在前礙著眼，不敢就把偌大一個家計竟攬在身。及至高宗亡後，傳位太子，知其懦弱，便肆無忌憚，將太子貶在房州。安置自己臨朝臨政，改國號曰周，自稱則天皇帝。

彼時文武臣僚無可奈何，只得向個迸裂的雌貨，叩頭稱臣。那武氏嚴然一個不戴平天冠的天子了。卻又有怪，歷朝皇帝是男人做的，在宮中臨幸嬪妃。那則天皇帝是女人做的，竟要臨幸起臣子來，始初還顧些廉恥，稍稍收斂。到後來習以為常，把臨幸臣子，只當做臨幸嬪妃，彰明昭著，不瞞天地的做將去。

內中有張昌宗、薛敖曹、王懷義、張易之四人，最叨愛寵。每逢則天退朝寂寞，就宣他們進去頑耍。或是輪流取樂，或是同榻尋歡。說不盡宮闈的穢言，朝野的醜聲。虧得個中流砥柱的君子，狄仁傑與張柬之盡心唐室，反周為唐，迎太子復位，是為中宗。

卻又可笑，中宗的正后韋氏，才幹不及則天，那一種風流情性甚是相同，竟與武三思在宮任意作樂。只好笑那中宗不惟不去覺察，甚至韋后與武三思對坐打雙陸，中宗還要在旁與他們點籌，你道好笑也不好笑！到中宗死了，三思便與韋氏密議，希圖篡位。朝臣沒一個不怕他，誰敢與他爭競？幸而唐祚不該滅絕，惹出一個英雄來。那英雄是誰？就是唐朝宗室，名喚隆基。他見三思與韋后宣淫謀逆，就奮然而起，舉兵入宮，殺了三思、韋后，並一班助惡之徒，迎立睿宗。

睿宗因隆基功大，遂立為太子。後來睿宗崩了，隆基即位，就是唐明皇了。始初建號開元。用著韓休、張九齡等為相，天下大治。不意到改元天寶年間，用了奸相李林甫。那些正人君子貶的貶，死的死。朝遷正事，盡歸李林甫掌管。他便將聲色勢利迷惑明皇，把一個聰明仁智的聖天子，不消幾年，變做極無道的昏君。見了第三子壽王的王妃楊玉環標緻異常，竟奪入宮中，賜號太真，冊為貴妃。看官，你道那爬灰的勾當，雖是至窮至賤的小人做了，也無有不被人唾罵恥辱的，豈有治世天子，做出這等事來！天下如何不壞？還虧得在全盛之後，元氣未喪，所以世界還是太平。

是年開科取士，各路貢士紛紛來到長安應舉。中間有一士子，姓鍾名景期，字琴仙，本貫武陵人氏。父親鍾秀，睿宗朝官拜功曹。其妻袁氏。移住長安城內，只生景期一子。自幼聰明，讀書過目不忘。七歲就能做詩，到得長成，無書不覽，五經諸子百家，盡皆通透。閒時，還要把些六韜三略來不時玩味。

十六歲就補貢士。且又生得人物俊雅，好象粉團成，玉琢就一般。父親要與他選擇親事，他再三阻擋。自己時常想道，天下有個才子，必要一個佳人作對。父母擇親，不是惑於媒妁，定是拘了門媚。那家女兒的嫵妍好歹，哪裡知道。倘然造次成了親事，娶來卻是平常女子，退又退不得。這終身大事，如何了得！「執了這個念頭，決意不要父母替他擇婚。心裡只想要自己去東尋西覓，靠著天緣，遇著個有不世出的佳人，方遂得平生之願。因此蹉跎數載，父母也不去強他。

到了十八歲上，父母選擇了吉日，替他帶著儒巾，穿著圓領，拜了家堂祖宗，次拜父母，然後出來相見賀客，那日賓朋滿堂，見了鍾景期這等一個美貌人品無不極口稱贊。怎見他好處，但見：

丰神綽約，態度風流。粉面不須粉，朱唇何必塗朱。氣欲凌雲，疑是潘安復見；美如冠玉，宛同衛重生。雙眸炯炯，竟勝秋波；十指纖纖，猶如春筍。下筆成文，曾曉胸藏錦繡；出言驚座，方知腹滿經綸。

鍾景期與眾賓客一一敘禮已畢，擺了酒肴，大吹大擂，盡歡而別。鍾秀送了眾人出門，與景期進內，叫家人再擺酒盤果菜，與夫人袁氏飲酒。袁氏道：「我今日辛苦了，身子困倦，先要睡了。」景期道：「既是母親身子不安，我們也不須再吃酒，父親與母親先睡了罷。」鍾秀道：「說得是。」叫丫環掌了燈，進去睡了。

景期在書房坐了一會，覺得神思困倦，只得解衣就寢。一夜夢境不寧，到了五更，翻來復去，再睡不著。一等天明，就起牀來穿戴衣巾，到母親房裡去問安。走到房門首，只見丫環已開著門。鍾秀坐在牀沿上，見了景期，說道：「我兒為何起得恁般早？」景期道：「昨夜夢寐不安，一夜睡不著，因此特來問爹，娘身子可好些嗎？」鍾秀道：「你母親昨夜發了一夜寒熱，今早痰塞起來。我故此叫丫環出去，吩咐燒些湯水進來。正要叫你，你卻來了。」景期道：「既如此，快些叫家人去請醫家來診視。待我梳洗了快去卜問。」說罷，各去料理。

那日鍾景期延醫問卜，准准忙了一日，著實用心調護。不意犯了真病，到了第五日上，就嗚呼了。景期哭倒在地，半響方醒。鍾秀再三勸慰，在家治喪殯殮。方到七終，鍾秀也染成一病，與袁氏一般兒症候。景期也一般兒著急，卻也犯了真病一般兒嗚呼哀哉了。景期免不得也要治喪殯殮。那鍾秀遺命：『因原籍路遠，不必扶棺歸家，就在長安城外擇地安葬。』景期遵命而行。

卻原來鍾秀在日，居官甚是清廉，家事原不甚豐厚。景期連喪二親，衣裳棺槨，買地築墳，治喪便費，將家財用去十之七八。便算計起來，把家人盡行打發出去。有極得意、自小在書房中伏侍的馮元，不得已也打發去了。將城內房子七間，

就在父母墳旁。只留一個蒼頭，一個老嫗，在身邊度日。自己足不出戶，在家守制讀書。常到墳上呼號痛哭，把那功名婚姻兩項事體，都置之度外了。

光陰荏苒，不覺三年服滿，正值天寶十三年開科取士。學師將他名字已經申送，只得喚蒼頭隨著，收拾進城，尋個寓所歇下。到了場期，帶了文房四寶進場應試。原來唐朝取士，不用文章，不用策論，也不用表判。第一場正是五言、七言的排律，第二場是古風，第三場是樂府。那鍾景期平日博通今古，到了場中，果然不假思索，揭開卷子，振筆疾書。真個是：

字中的蝌蚪落文河，筆下蛟龍投學海。

眼見得三場已畢，寓中無事。那些候揭曉的貢士，聞得鍾景期在寓，也有向不識面，慕他才名遠播來請教的；也有舊日相知，因他久住鄉間來敘闊的，紛紛都到他寓所，拉他出去。終日在古董店中、妓女人家，或書坊裡、酒樓上，及古剎道院裡，隨行逐隊的玩耍。那鍾景期回住鄉村，潛心靜養，並無邪念。如今見了這些繁華氣概，略覺有些心動。那功名還看得容易，到是婚姻一事甚是熱衷。思量如今應試，倘然中了，就要與朝廷出力做事，哪裡還有工夫再去選擇佳人，不如趁這兩日，癡心妄想去撞一撞，或者天緣湊巧，也未可知。

那日起了這念頭，明日就撇了眾人，連蒼頭也不帶，獨自一人往城內城外、大街小巷，癡癡的想，呆呆的走。一連走了五六日，並沒個佳人影兒。蒼頭見他回來茶也不吃，飯也不吃。只是自言自語，不知說些甚麼，便道：「相公一向老實的，如今想必是眾位相公，一牽去結識了什麼婊子，故此這等模樣嗎？我在下處寂寞不過，相公帶我去走走，總成吃些酒肉兒也好。相公又沒有娘子，料想沒處搬是非，何須瞞著我。」景期道：「我自有心事，你哪裡知道。」蒼頭道：「莫非為著功名嗎？我前日在門首見有跌課的走過，我教他跌了一課，他說今年一定高中的。相公不須憂慮。」景期道：「你自去，不要胡言胡語，惹我的厭。」蒼頭沒頭沒腦，猜他不著，背地裡暗笑不提。

到次日，景期絕早吃了飯出來，走了一會，到一條小衢裡，只有幾個人家。一帶通是白石牆，沿牆走去。只見一個人家，竹門裡邊冠冕晃晃，瀟瀟灑灑的可愛。景期想道：「看這個門徑，一定是人家園亭。不免進去看一看，就是有人撞見，也只說是偶然閒步玩耍。難道我這個模樣，認作白日撞不成？」

心裡想著，那雙腳兒早已步入第一重門了。回頭只見靠牆上有個老兒，酒氣直衝，鼾鼾的睡著。景期也不睬他，一直闖將進去，又是一帶絕高的粉牆。轉入二重門內，只見綠柳參差，蒼苔密布。一條街是白石子砌就的，前面就是一個魚池，方圓約有二三畝大。隔岸橫著楊柳桃花，枝枝可愛。那楊柳不黃不綠，撩著風兒搖擺；桃花半放半含，臨著水兒掩映。還有那一雙雙的紫燕，在簾內穿來掠去的飛舞。池邊一個小門兒進去，是一帶長廊。通是朱漆的N字欄杆。外邊通是松竹，長短大小不齊，時時有千餘枝映得簷前裡翠。走進了廊，轉進去是一座亭子。亭中一匾，上有「錦香亭」三字，落著李白的款。中間掛著名人詩畫。古鼎高彝，說不盡擺設的精緻。那亭四面開窗，南面有牡丹數枝，與那海棠、玉蘭之類。後面通是杏花，東邊通是梅樹，西邊通是桂樹。此時二月天時，眾花都是蕊兒，惟有杏花開得爛慢。那梅樹上結滿豆大的梅子。有那些白頭翁、黃鶯兒飛得好看，叫得好聽。

景期觀之不足，再到後邊。有絕大的假山，通是玲瓏怪石攢湊迭成。石縫裡有蘭花芝草，山上有古柏長松，宛然是山林丘壑的景象。轉下山坡，有一個古洞。景期挨身走過洞去，見有高樓一座，繡幕珠簾，飛樑畫棟，極其華麗。正要定睛細看，忽然一陣香風，在耳邊吹過。那樓旁一個小角門「呀」的一聲開了。裡面嘻嘻笑笑，只聽得說：「小姐，這裡來玩耍。」景期聽了，慌忙閃在太湖石畔，芭蕉樹後，蹲著身子，偷眼細看。見有十數個丫環，擁著一位美人走將出來。那美人怎生模樣，但見：

眼橫秋水，眉掃春山。寶髻兒高綰綠雲，繡裙兒低飄翠帶。可憐楊柳腰，堪愛桃花面。儀容明豔，果然金屋蟬娟；舉止端莊，洵是香閨處女。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

這美人輕移蓮步，走到畫欄邊的一個青磁古墩兒上坐下。那些丫環們都四散走在庭中，有的去採花朵兒插戴，有的去撲蝴蝶兒耍子，有的在茶藤架邊摘亂了髮絲，吃驚吃嚇的雙手來按，有的被薔薇刺兒抓住了裙拖，癡頭癡腦的把身子來扯，有的衣領扣兒鬆了，仰著頭扭了又扭，有的因膝褲帶散了，蹲著腰結了又結，有的耍鬥百草，有的去看金魚。一時觀看的不盡，只有一個青衣侍女，比那美人顏色略次一二分，在眾婢中昂昂如雞群之鶴。也不與她們玩耍，獨自一個在階前摘了一朵蘭花，走到那美人身邊，與她插在頭上。便端端正正的，站在那美人旁邊。那美人無言無語，倚著欄杆看了好一會，才吐出似鶯啼，如燕語的一聲嬌語來，說道：「梅香們，隨我進去吧！」眾丫環聽得，都來隨著美人。這美人將袖兒一拂，立起身來，冉冉而行。眾婢擁著，早進了小角門兒。「呀」的一聲就閉上了。

鍾景期看了好一會，又驚又喜，驚的是恐怕梅香們看見，喜的是遇著絕世的佳人。還疑是夢魂兒，錯走了月府天宮去。不然，人世間哪能有此女子，酥了半晌，如醉如癡，恍恍惚惚，把眼睛摸了又摸，擦了又擦。停了一會，方才轉出太湖石來，東張西望，見已沒個人影兒，就大著膽，走到方才美人坐的去處，就嗅嗅她的餘香，俛俛他的遺影。正在摸擬思量，忽見地上掉著一件東西，連忙拾起，看時，卻正異香撲鼻，光彩耀目。

畢竟拾的是什麼東西？那美人是誰家女子？且看下回分解。